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五

起戊寅桓公九年

盡丁亥桓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戊寅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姜紀姓是爲桓王后○按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不書歸而此獨書歸者以其過魯國都也凡王后非過國都則不書歸○胡康侯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

宫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
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謬屈逮下使
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
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公羊傳曰京者
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盖國
有主焉則衆心歸而體勢大矣餘互見昭二十二年

王猛入王城下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姬姓伯爵國武王封文王子叔振鐸於曹其地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漢濟陰定陶縣是也按定陶在今曹縣東五十里振鐸傳十一君而至桓公即此年曹伯終生也○稱使者欲重其事也而不知其非邦交之常矣詳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曹世子射姑來朝先儒以為曹伯有疾故也觀終生之卒近在明年正月則此時必已有疾矣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哉蓋魯桓好為夸大厚遇過賓素有

欲人親己之意而曹在魯之西南國弱未有所屬或者魯桓隂以計致圉歸術中而曹伯欲託其子故弗敢違耳其不能自立亦可見矣或曰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從朝會之禮矣殊不知此乃諸侯所以事天子也若諸侯相朝非先王常典而使世子攝行豈禮也哉朝例見隱十一年

滕薛來朝下

十年己卯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曹桓公終生卒子射姑嗣是爲莊公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魯地杜元凱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以水經考之蓋濟西齊南界地也西南距衛尚陽范鄆等邑先儒以爲衛地則遠矣○魯桓公時衛與齊黨而齊以紀故與魯爲讐桃丘之會公欲間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將以間齊也而衛已由他道先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但當言弗至耳安得以弗遇言哉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不言侵伐兵至未嘗侵伐而遽請戰也不言敗勝負敵也是時齊欲吞紀而與鄭衛合黨魯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之來戰蓋為此耳而其曲在彼可知矣餘見十二年戰于宋下○按左氏傳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其謬妄甚矣夫北戎在狄北燕西距齊甚遠非能加兵於臨淄之境者假使突然而至亦不過倏來忽往耳而鄭復去齊千四百餘里烏能遠待其救卻邪

且郄戎勤戍大動諸侯不可謂其不關天下之故也而春秋不書安有是理至於鄭忽柔懦昏愚不能自立乎載之下猶可想見而盛稱其善戰有功於經何據乎及考魯以援紀之故於齊不親自齊鄭如紀之後與魯不相通者已及六年矣何由而魯乃至齊為班邪不信經文而信傳聞之說多見其滋惑耳

十有一年（庚辰）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君戰罷先歸又使其微者為盟以固黨蓋欲讐魯耳趙鵬飛氏曰其後齊僖鄭莊衛宣皆至死不

復通於魯則斯盟固矣此說得之蓋事有關於天下之故故雖微者會盟亦書之于策先儒以為必君與貴大夫居其閒而後志於春秋則論人之尊卑而不論事之大小矣豈為切時務哉○惡曹必曹地蓋郎西近曹三國合兵至郎必由曹境以入既歸則遂講盟其地耳○按左傳謂宋預盟而杜元凱因曰宋不書經闕此附會之說也宋莊公雖因齊鄭得立然自會稷以來未嘗一預諸侯會盟則固為齊僖鄭莊之所擯棄矣且郎南距宋尤近而宋不預戰豈得又預盟乎不踰半載鄭莊甫沒而宋即侮其後人蓋素為

鄭所抑下而欲泄憤懣者久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公寤生卒庶子突逐其嫡子忽而立是爲厲公

○鄭莊公一時之雄也陷弟害鄰無所不至而謀立宋莊其惡尤甚身歿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遂爲宋莊所反噬爲不善者可以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莊公之卒方踰兩月而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其故也何必慮嗣子有爭焉國蓋嗣君以送終爲大旣爲喪主而諸侯會葬者聞之則其位始定庶孽不敢爭

矣故凡速葬者皆有故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畿内邑仲字也蓋畿内大夫祭伯祭公之族以天子命而爲卿於鄭亦尹氏之黨也杜元凱以仲爲名非矣例見莊二十五年女叔來聘下○鄭莊公卒忽本嫡子當立但以柔懦昏庸不協人望祭仲緣此遂制其權進退觀望如後世之居攝然忽雖嫡嗣莫適立也是時宋人本無納突之意特以突方在宋奇貨可居欲挾之爭國以取威於鄭而鄭大夫不相下於是宋人執仲以脅之而鄭人震懾遂開門納突遂忽

出奔耳以經文考之義當如此若宋果爲突而發於法應書納突而突歸之後不當遂與爲讐忽果已立則亦應從在喪稱子之例不當以名繫國也宋莊公忘義利之分亂嫡庶之倫此殘暴所爲不足責矣祭仲爲諸侯相專執鄭權不能早定嗣君計安社稷而遲疑日久專制車權以致身辱國危豈不有愧於命卿哉

突歸于鄭

突歸于鄭與赤歸于曹例同皆蒙上以接下文故不言國非大義所繫也曰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則突

自宋歸可知曰戎侵曹赤歸于曹則赤自戎歸可知文省而意自備矣不然則闕文耳若忽覊展輿之出則不可以蒙上文忽之奔於衛也覊之奔於陳也展輿之奔於吳也不繫之國則疑於魯事矣餘互見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下〇不稱公子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〇歸易辭入難辭閉門而無所阻者曰歸閉門而有所拒者曰入〇突立是為厲公

鄭忽出奔衛

凡未踰年之君例皆稱子而忽不以子稱者蓋權臣專制未嘗立以為君也稱名者未君之恒辭也然而

不稱世子者忽實未嘗立爲世子也國本不定以致生亂鄭莊雖奸雄不得爲善謀國矣凡書奔者皆見逐者也餘見昭元年莒展輿出奔吳下○觀春秋於忽書名之意則一柔懦人耳人心不歸者也左傳載忽爲質於周而陳請娶有功於齊而齊請婚之說何足信哉○忽未嘗立不知何以得有昭公之謚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未爲卿者也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內大夫與外諸侯盟始此說見隱二年無駭入極下叔當作侯蓋蔡桓侯也先儒以爲諸侯兄弟而稱字則凡

先公之子出與會盟者皆臣禮也法當書名不得以字行矣孫明復曰折魯地○宋莊公弑立本倚鄭莊然得國以來爲鄭所抑故凡諸侯盟會皆不得與焉其積憤久矣故鄭莊卒而即挾突以亂鄭將謂突立則必助己也然而鄭之群臣猶足拒宋突爲衆議所迫既歸即絶宋交宋莊不得志於鄭肯但已乎故魯與陳蔡皆鄭之讐國也合三國以爲盟將爲圖鄭之計矣是盟也宋公爲主故魯公不親行而使大夫往既而五會桓公必欲堅魯之志凡爲鄭也盖鄭素與齊爲黨宋既得魯以爲應則齊兵不敢擬其後而宋

可專意向鄭耳此折之盟所以爲宋公志歟說者以爲宋責鄭賂無厭而魯爲鄭平之則似鄭突本因行賂而得立者何爲一歸其國席未及温而宋公遂與三國爲黨剏此難以言魯之欲平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杜元凱曰夫鍾郕地按夫鍾之爲郕地見左傳文十二年郕伯來奔下郕者衛之與國也竊疑魯宋爲會不當至郕地豈以隱公時齊鄭嘗入郕有隙而因以察其情實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魯地詳見昭三十二年取闞下○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宋莊公欲結魯以讐鄭之計也必桓公懷疑故數會以堅其志耳

十有二年辛巳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是也杜元凱曰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水經註亦以爲然蓋漢汶陽故縣在今曲阜縣北境故以曲名池也汪克寬氏曰隱二年紀

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會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

燕南燕也南燕姞姓伯爵黃帝之後故國猶存於周者即今衛輝府胙城縣是也其地在府東三十五里燕人微者杜元凱以爲南燕大夫非也說見隱八年

公及莒人盟浮來下穀丘左氏以爲句瀆之丘杜元凱曰宋地蓋句瀆之爲言穀也一統志曰穀丘在歸德州南四十二里其東爲漢梁國之穀熟縣即古宋地也應劭以濟陰之句陽爲句瀆之丘則在今曹縣

北三十里當為曹地矣○去年宋與魯陳蔡為盟今年又與燕盟所以斷齊鄭之道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陳厲公躍卒弟林立是為莊公○杜元凱曰不書葬魯不會

公會宋公于虛

杜元凱曰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元凱曰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即突也此盟鄭求於魯也魯與宋合而宋無魯規則鄭受其害矣故要此盟然鄭非許以棄齊則魯亦必不肯宋魯與鄭合而鄭亦援紀矣桓公爲紀之心此亦可見左氏謂宋公辭平故魯與鄭盟非識勢之論也桓公本以戰郎之怨故爲宋離鄭豈復與鄭請平於宋耶杜元凱曰武父鄭地竊意鄭求魯盟不應魯先往就地當闕疑○許翰氏曰王迹旣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侯晉卒

孫明復曰再言丙戌者羨文也○衛宣公晉卒子朔嗣是爲惠公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丁未戰于宋

内稱及微者爾趙汸氏曰不言公蒙上文也夫武父之盟公會鄭伯至此且二十日兩君散歸各遣小臣爲將矣安得謂公爲一事再見而蒙上文乎且一事再見者如公子遂公子僑如之逆女下以夫人歸其蒙上文但去公子二字而已亦不盡沒其名若公行而亦不書則疑於微者矣以經考之成二年公會楚

公子嬰齊于蜀尋及十一國盟本一事也未嘗以公蒙上文則此非公及可知矣○凡戰不言伐者未伐而即期戰也先言伐而後言戰者既伐而始期戰也爲主則存乎所欲矣公羊傳曰戰不言伐書其重者則於例豈可盡通哉蓋戰者兩相競之辭而以及者爲主謂非有主之者則不成乎戰也若伐則所主在伐者矣此戰伐之義所以不得以舉重言也胡康侯曰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此以主乎戰者立義耳若要其極則凡交戰者兩俱有罪矣戰不言敗勝負敵也○鄭之伐宋頗

亦有辭魯人棄信而助鄭果何義乎必欲決於一戰
則逞其小忿而已此匹夫之所爲也吳澂氏曰魯桓
棄慶盟之好乃與舊怨之鄭興兵以讐舊好之宋交
道之翻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况國君乎

十有三年壬午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衛鄭本一黨也故前年宋公結魯以讐鄭及武父
之盟鄭與魯合則宋燕亦轉而黨於齊衛矣齊欲滅
紀魯深援之故桓公與紀鄭合謀而期日以與齊戰

日在會後見其以會定日志在我也其不地於魯也
凡戰於外未有不地者則知此爲内辭耳先儒以爲
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則於法應書
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紀而公會紀侯鄭伯及戰矣
况公與鄭伯因紀被伐而援之則救兵也亦宜書救
而乃與紀混爲一辭何以著其實乎燕師之師當作
人字之誤也葢與莊二十八年衛人敗績例同而與
僖二十八年楚師敗績事異也豈宜有戰以人而敗
以師之書乎○吕大圭氏曰桓公之所以爲紀謀者
既無以爲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

謂可固紀矣而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為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績功也凡戰欲成功必積集衆謀故謂之績敗績則無功矣春秋之始當隱公時諸侯之爭甚矣未有戰也戰自桓公時始然皆客至而主應亦未有各集其黨而大合戰也七國分為兩黨而大合如此戰者終春秋世亦鮮矣夫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雖用之必計萬全焉豈可因貪忿輿兵而以所不愛及其所愛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雖百戰百勝猶服上刑而況未必盡勝乎

紀本小國爲齊所陵魯欲援之故有此戰齊宋衛燕皆以敗歸其民固不免於糜爛矣魯與紀鄭豈能盡保其無傷乎聖人所以愼戰爲計萬全耳然臨戰而始愼之則晚矣亦其所不得已也是以君子之息爭也不在於徵辭請罪之日而在於脩好睦鄰之初是故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告以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正謂諸侯交鄰則有燕饗之禮陳俎豆焉可以不至於陳也其後孟子發明此義而告齊宣王之問交鄰則曰惟仁者爲能以大字小故湯事葛文

王事昆夷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熏鬻句
踐事吳此則所謂俎豆之事也聖賢當衰周擾攘之
世所論止於如此未嘗遷就世俗功利之見以爲遠
怨之方惟在於脩睦耳使齊侯而知此則不至於侮
紀使紀侯而知此則不至於怒齊使魯宋諸國而知
此則必能平難善鄰而齊紀免於爭矣春秋諸侯惟
皆不知此道宜乎兵爭之不息也而況紀人不度德
不量力輕與齊戰雖倚魯爲援安能保其無後災乎
然則諸侯放恣強淩弱衆暴寡小國不得其所天子
方伯莫能治矣則如之何曰孟子固言之矣貴德尊

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令則亦受命於大國而已事之而不得免焉能如太王之辟狄民以爲仁人而不忍失則遷國以圖存可也度其仁不足以圖存則亦以其世守非身所能爲而鑿池築城與民同守效死勿去可也舍此無他策矣紀侯無志寡謀之君也卒至於去國而遂不能振豈不兆於此戰哉此可以爲當時諸侯不能愛民以保國者之鑒故備論之

三月葬衛宣公

胡康侯曰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爲葬宣公怨

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孫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據事直書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癸未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杜元凱曰以曹地曹與會按九年射姑來朝曹與魯協者也曹在衛南而東北爲齊界亦所以伺齊衛之

往來也

無冰

何休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温也胡康侯曰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辭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春秋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按襄二十八年

書春無氷春者子丑寅之三月也終時無氷故以春書此繫於正月則建子之一月也凡言無氷皆謂其全不凝結耳子月之候已在月令水始冰地凍之後而氷尚未凝故以爲災異特書也豈害於二月三月之有氷哉苟其月水中畧有凝結雖非堅氷亦不得以無氷書矣例見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下黄震氏曰諸家皆以周之正月爲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氷爲災故書使果十一月無氷則尚有十二月尤寒氷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一月無氷爲災而先書之蓋至十二月無氷及春正月東風解凍終於無

氷則無氷決矣始以災而書爾今桓公春書無氷無藏氷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氷今年之春無氷可出於是書之春秋之正月即今之正月據此則是誤認周之不改天時而不自知其說之牽强矣餘詳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夏五

孫明復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寫之脫漏爾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下稱弟例見昭八年
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來盟著奉君命來受盟
也非前定而有約言也若齊高子楚屈完之來盟豈
嘗先有約言哉凡外大夫請盟於魯則曰來盟內大
夫請盟於彼則曰涖盟而所與盟者皆其君也蘇轍
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
其君是也餘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下○鄭厲
公特使私覿來盟所以固魯交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災火也言災則為害矣左氏傳曰天火曰災○胡康

僕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廪災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廪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爲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夫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今按僖公嘗脩泮宫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者亦以宗廟爲重也觀此則凡春秋所書用民之事皆謂其不必爲耳餘見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下

乙亥嘗

嘗用夏時宜以建酉之月八月乃建未之月何爲汲

汲於嘗耶以御廩之災懼鬼神之怒也而先求時物以速薦之則時既不待物成而禮亦不能夙戒矣先儒以爲供未易災之餘者未必然也廩既被焚必無餘粟豈復能以供粢盛哉王葆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爲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非獨不敬天變而褻慢其祖亦甚矣聖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齊僖公祿父卒子諸兒嗣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蔡陳與宋盟折者也衛與齊盟惡曹者也今合為一黨矣宋莊公當鄭莊公存日畏不敢為及鄭莊卒而遂與鄭讐至是齊僖又卒則遂侈然雄長而能以四國之兵矣伐鄭所以報厲公連年之怨也以者爾人力而已不勞之辭也宋以四國伐鄭見四國之以私黨為人役耳○趙伯循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齊蔡等兵而不自交鋒也何以知其然經書以者唯此與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三處而已柏舉

之戰左氏所敘事迹並吳楚自戰都不言蔡經下文又云庚辰吳入楚亦不言蔡師明吳楚自戰蔡不交鋒左氏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且齊桓晉文用諸侯師悉能左右之何不言以范甯云本非所得制而今得制之蓋言宋素不制齊而今制之則莊十五年宋人齊人邾人伐郳何不言以又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是能制之哉

十有五年甲申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胡康侯曰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

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具嶶氏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使當貢之物諸侯不貢而天子乏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况諸侯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是時尹氏專權諸侯趨附魯尤諂事易遂所求故車非天子所當求也而亦取之於魯家父小臣不得已而承王命則責在使之者矣節南山之刺其在此時歟餘詳見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下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惠王閬嗣惠王者史以爲莊王之孫僖王之子也按趙伯循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也竊意天王崩事之大者雖不告必無不書之理此二王者蓋因嗣王追稱而實未嘗立也今當直以惠王閬上繼桓王之世詳見隱三年天王崩及莊三年葬桓王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鄭厲公雖因宋得國而祭仲實制其權故連年與宋

爲讐父而悔禍於仲必有所不平矣故患其專而欲
使雍糾往殺本爲此耳仲旣知之則其殺雍糾以逐
厲公豈非勢所必至哉故程正叔謂突避祭仲而出
非國人出之蓋人君未有肯自奔者凡君奔皆見逐
於臣者也然而必以自奔爲文者書奔則逐自見秪
以明其自取耳夫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與奪惟
其所制故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而已雖有權臣
豈無駮奪之術而至於見逐其不能正己以格物明
矣餘互見僖二十八年衛侯奔楚襄十三年衛侯奔
齊下○奔書名者失君道也凡諸侯之生名者春秋

之微辭也蓋其失國也屈伏強邦甘爲臣妾而人亦
不以寓公處之其歸國也諂求群小許授事權而人
亦不以君禮待之則不能自立失君道矣故皆名之
本其自屈之辭明其不足以居人上也按趙汸氏曰
何以名辨二君也凡一國而二君者其出入史皆名
之示有辨也鄭伯突辨於忽也此說亦有不可通者
夫厲公始終爲君而忽未嘗稱爵何必稱名而後辨
於忽哉考之於經衛侯鄭之奔楚叔武未立也衛侯
衎之奔齊剽未立也而奔皆不名則宜與衛侯朔蔡
侯朱之奔例同蓋朔之有黔牟朱之有東國於時亦

宜未立也而朔朱皆名則朔朱豈得預爲黔牟東國

立辨邪北燕伯欵之奔齊也則稱名其納于陽而不

得復國必有拒之者矣乃不稱名是惡可以言辨也

鄭之時叔武稱衛子衎之時剽稱衛侯又何爲不同

於忽之稱名以別突乎然則諸侯之稱名者豈爲其

欲有辨哉○蔡方與宋睦鄭之讐也而突奔其國必

因之訴仲於宋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桉胡康侯曰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春秋時世子皆

由其父自立無誓於天子者矣忽雖嫡嗣而其出也

稱名則本未立爲世子也歸而復稱世子者蓋爲祭仲所立以制厲公也然而止稱世子不即君之如孫林父之於衛侯剽則籠絡厲公之計耳實不欲奉忽以爲君也權臣之悖侮如此可勝惡哉○復者已絕之辭也凡諸侯失國而威權已去大夫失位而田祿已除則國人之望絕矣故其歸也則稱復言失而復得也詳見莊六年衛朔入衛下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莊公之弟也叔字也凡諸侯之兄弟志於祿而欲歸得國者則稱名不受祿而以不臣之禮待之

者則稱字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入者難辭許叔之入不知其何自杜元凱以爲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是以許叔爲自許東偏而入也如此則後社稷以順人心不可以難辭書矣如使許叔志於入立爲人所拒雖得國以正亦宜與小白之入齊同辭豈得待以不臣之禮哉觀許叔之稱字則知其非欲得國也意者是時許莊公方卒國有權臣嗣子未定故許叔排難而入以定新臣之位是爲穆公穆公既立許叔終身不仕矣其入雖難而其志則與蔡季同此其

所以為賢而稱字也先儒乃謂許叔即為新臣得無誤歟夫許莊公之卒以魯不往弔而經不書故其事遂無可考許叔入許之由亦止可因經文而斷耳盡信傳聞之說何可通乎大抵左傳叙鄭伯入許之事多過其實而後儒移經就傳則於許叔之入不得不强為之說矣

公會齊侯于艾

謀紀也魯與鄭厲公合而援紀則足以當齊今厲公既奔則勢孤而齊患必及紀矣桓公安得不求齊為會乎書此以見紀之禍自前年之戰始也左氏以為

譏定許也迂亦甚矣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郳詳見隱元年郳儀父下牟子爵國祝融之後本在今山東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或曰在寧海州則亦福山同郡連界之地也杜元凱以爲泰山牟縣乃根牟非牟子國矣詳見宣九年取根牟下葛嬴姓伯爵夏時諸侯杜元凱以爲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寧陵今屬歸德州○稱人以朝微者攝也朝者以下見上之辭非特諸侯親事大國可以名也雖使人攝行自大夫以至於士皆得謂之朝但士攝則名不登於

史策耳桓公弒立好大喜名欲使三國附己故招致同時來朝以夸示鄰國而三國僅遣人來褻禮甚矣餘見七年穀鄧來朝下〇朝非諸侯之所得爲也春秋之初其禮絶少隱公末年僅始一見至桓文時則甚簡矣見桓文之能以禮正天下也雖間有一二不過附庸甥舅之國耳豈若桓編書朝之多哉覲朝桓者之多而見王禮之僭濫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南鄙邑杜元凱曰在河南陽翟縣按陽翟今爲鈞州〇厲公入櫟非復國也蓋祭仲挾忽爲主以專

制國權厲公特求割一邑以自食耳櫟人畏仲猶拒不容故以入書入難辭也書名者謟求郡小之辭也說見本年五月突奔下厲公必以卑辭下仲而仲聽之矣不然豈得久居於此哉○按厲公雖不得復國然忽實未嘗為君也凡經稱鄭伯皆謂厲公耳而左氏於忽稱昭公又於十七年載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載齊人殺子亹而立子儀莊十四年載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等事是以鄭之國內更立三君而厲公則始終為君也但其初不得復國耳蘇轍氏因起春秋有一國二君之說豈所以正統緒一人

心哉且人臣弒君鄭邦討罪皆事之大者而有關於
天下之故春秋豈得不書然則高渠彌之弒忽齊人
之殺亹傳瑕之殺儀於經無據何足信哉意者亹儀
皆忽諸弟均爲祭仲所挾以制厲公而實不以爲君
也史失其傳乃以列於爲君世次不亦誤歟餘互見
莊四年遇垂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氏傳曰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杜
元凱曰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按相縣在今徐州
蕭縣西宋之東界也由此以伐鄭則太遠矣故孫明

復曰褒鄭地於義爲近○宋者鄭之讐而衛陳則宋
之黨也去年冬皆爲宋所以而伐鄭矣今何以肯爲
厲公謀邪蓋魯桓深德厲公援紀爲之請宋而宋莊
重違魯請欲市私恩以致厲公故欣然爲之謀納此
見當時諸侯之易合也凡會伐不言會地隨會而即
伐者也地而後伐則聚謀遠處未即加兵緩辭也夫
厲公在位日久已成爲君而祭仲逐之自專廢置此
人臣之大惡也特以忽復尊爲世子名義足以壓人
此不可不求正其本耳爲諸侯者謀於鄭衆果以厲
公奪嫡人思反正則廢之而君忽可也若以忽不足

君而頤戴厲公無貳則亦奉之復國以正祭仲之誅

而已何乃持疑懷畏謀無所成姑致一伐而遂還哉

十有六年乙酉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此魯桓復爲鄭求宋合諸侯以納厲公而終不能納

也自是魯宋諸國遂棄鄭而不爲之謀矣胡康侯謂

厲公智足以結四鄰之援豈知魯桓不與調護厲公

亦無能爲乎○先蔡而後衛陳春秋常序也義見昭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下今蔡本厲公所託之國也會

衆之後既不至今又怠事故抑之列於陳下而蔡之孱弱亦可知矣公羊傳曰其序則主會爲之胡康侯曰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蔡嘗先衞今序陳下者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齊履謙氏曰自入春秋蔡常先衞自是遂序於衞陳之下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强於治可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無功以其去國日久歸而飲至耳例見二年公

至自唐下

冬城向

向即隱二年莒人入向之向近於莒魯而畔服不常者也魯之城向如城郠城諸然蓋因其服而城之也後向降莒爲附庸而實邑之故宣四年魯復伐莒取向也城向言冬通後月之辭也書冬城向雖不失時亦見桓公勞民力於所不當爭耳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者衛惠公之名也朔代宣公而立衛之臣子臣事

者既四年矣以不得於公子洩公子職而逼逐出奔蓋自隱四年冬亂衆擁立宣公廢置不由其上自此權臣擅命亦何有於朔哉故凡國君之奔皆強臣所逐也但為君而不能脩德以馭群臣至於見逐則其自取焉耳故以自奔為文書名者據其奔齊而言屈損下人甘為臣妾而人亦不以寓公處之則失君道矣故不其自罪之實而書名明其不足以居人上也詳見十五年鄭突奔蔡下公羊子謂朔得罪於天子而書名以絕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也又按左氏序急壽之事以二子乘舟之詩考之不可謂無但恐亦

多失實耳蓋衛宣公烝於夷姜而生急子必不在先君之世當在即位後事及奪急子妻為宣姜而生壽暨朔必又當在十七八年之後自隱四年冬至桓十二年冬纔十九年而宣公已卒朔即嗣位計其時朔繼壽而生宜甫一二歲耳何以不四年閒遂即見逐奔齊邪當宣姜搆急於宣公之世朔在襁褓之中必不預聞也而謂與朔同搆則何可通哉況宣公殺急及壽倫理所關宜如晉申生宋痤之目君以殺若微者殺之而踪跡不明則亦宜如衛縶之稱盜以殺矣然經一無所書則急壽之死果何為者而二子乘舟

之詩亦何所指邪竊意宣姜必宣公嫡妻故從夫謚如鄭武公之武姜衛莊公之莊姜而所奪乎急者史記不曰宣姜則別一齊女也朔已年長可君則未必奪急之妻所生也史記於急稱宣公以爲太子則或嫡出而未必夷姜所生矣至於乘舟之事或以不得於父而出亡以死亦未可知朔既失其二兄則於次應立而又謂黔牟與弟昭伯頑皆急之母弟而朔之庶兄也則衛人何以不立黔牟昭伯而立朔邪且謂昭伯烝於宣姜生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則益不通矣夫昭伯既生二子二女則其孫宣姜也

非但私通而已必已明爲妻室矣而又以朔爲宣姜子安有子方爲君而母爲庶兄妻之理乎姜生之子孕宜不育諸公族安肯奉以爲君而其同母之女宋桓許穆又豈肯娶以爲夫人乎此左氏之必不足信信者也然宣公淫亂備載於詩雖左氏所傳有誤其惡固難掩矣而急壽之死乃其自爲於朔何尤乎公羊不察朔本無罪乃以王命絶之則是附會之言而豈春秋書奔之本意哉

十有七年丙戌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此桓公爲紀求平於齊也張洽氏曰公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杜元凱曰黃齊地孫明復亦云惟汪克寛氏以爲紀地後屬齊今登州黃縣竊謂黃縣當爲萊牟東界上地在紀極東不應紀能致齊魯遠會於此也然則黃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黃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邾在宋北界上懼爲所侵故十五年與牟葛同朝本欲託魯也至是以儀父在隱公初年嘗來盟蔑故復遣尋盟將以固魯交耳○杜元凱曰趡魯地○汪克

寬氏曰下書伐邾則離盟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内稱及微者也齊稱師用大衆也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奚魯地近齊界上者○左氏曰疆事也蓋齊襄以魯助紀欲示聲威故遣大衆歷於魯境疆吏得公命而遂與期戰也不書侵實未嘗侵掠也左氏以爲齊人侵魯蓋民俗之恒稱耳吳澂氏曰盟黃未幾而齊來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桓侯封人卒弟獻舞嗣是爲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桓侯之弟獻舞之兄也季字也自陳者因其力也歸易辭桓侯無子季次當立桓侯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則季乃諸侯之兄當如曾叔肸書公弟之例而書蔡侯之兄季矣今不書兄則以獻舞未成爲君桓公既卒國人召季必以立君未定而亂或乘之故季因陳力以歸則本欲靖國而意不在於爭立也季之歸國人所欲故無難焉既歸而獻舞立矣故遂不爭而終身不仕待之以不臣所以稱字也然則季其恬退之士歟何休氏謂其反歸奔喪非也畢爲

奔喪而歸則何必因陳力哉○季嘗奔陳何以不書春秋凡書人臣之奔皆有罪見逐而忿然自棄其君者也故國遇亂而出避難者則不書奔如齊小白糾晉夷吾重耳莒去疾陳公孫寧儀行父齊陳文子是也位未定而出求援者則不書奔如鄭突曹赤郲捷菑是也君不合而好潔身者則不書奔如蔡季是也凡此皆非以罪而見逐者也以其無繫於大義必待其因事然後見耳然則謂季爲恬退之士豈不信哉

癸巳葬蔡桓侯

蔡封人卒纔三月耳而葬之速者亦由獻舞欲急於

襄事也○啖叔佐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今按蔡季之歸本因衆召及蔡有君則遂不仕豈肯干與國事而爲之請謚乎况當時請謚之禮天下盡廢不行必以執政需求煩重故也緫使季知行之則甫歸未踰一月安能即得所請邪故杜元凱曰稱侯蓋謬誤而趙訪氏亦曰不稱公文誤也其說是已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傳曰宋志也今按衛爲宋黨其從宋何尤焉曾方與邾盟趡而亦爲宋所扳稱兵失信以大國而中

無適主何以使人任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以杜元凱長歷推之此庚午日也然而不書蓋闕文耳詳見隱三年日食下

十有八年丁亥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桓公之時齊欲併紀而魯深援之故自姜氏至魯之歲齊僖僅一使年來聘其後絶無往來但有戰爭而已及襄公代立而魯爲紀會貴尋亦相惡襄公知紀有魯援必難甘心於是以計致魯矣濼齊地水經註

云濼水出歷城縣西南歷城即今濟南府治也而桓公至此與齊爲會則必爲齊所誘矣夫婚姻之好久不相通而一旦與夫人如齊畧無難意襄公豈無用計於其閒乎與者黨與之意言其協於夫人而往也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言其本欲與夫人如齊也蓋襄公說魯以睦婚姻而桓公欲因是以平紀難也故先往會濼而文姜之車亦偕至矣此非預有定期何以能如是其急乎襄公初會必有美色淫聲深中桓公之所欲者而桓公亦不虞其餌已於是留連數月必至於隕命亡軀而後已焉桓公薨而紀遂不支襄公

之情可見矣然非桓公陷溺之深豈肯淫湎至此則其薨也豈眞有人加刃哉故以自薨爲文而其喪其葬明白如常本無可疑夫人特不能以大義勸之早歸耳安有逆謀乎惟以魯人恨齊陷桓死地歸咎文姜物議騰焉而姜自孫齊之後遂喪其耻心肆無忌憚則爲罪大矣書此以著齊襄操心之不良魯桓狥欲之忘返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桓公之薨非有故也左氏傳曰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當時遂以爲彭生弑故載齊人殺彭生

之說然魯公弑而薨者恒不地以見其弑未踰年者不日以見其弑今曰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别無微辭以示隱諱則未有以見其爲弑也況齊人殺彭生之事乃魯人之所欲言者自可直書何爲而併没其實乎故桓公之薨非彭生弑也乃自薨耳○凡喪至告廟成喪故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公之葬本以君禮成喪而同盟之國會葬檄書穀梁子以爲讐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牽强甚矣

夫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豈以在外不討而誣子之事可終乎况桓公之薨實非被弑又何討賊之有餘見隱十一年公薨下

春秋私考卷之五 終